

西风古道(后)

羊羽

远方的人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方的人/羊羽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西风古道——后现实主义系列)

ISBN 7-80673-054-0

I. 远... II. 羊...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366 号

丛 书 名: 西风古道·后现实主义系列

书 名: 远方的人

著 者: 羊 羽

主 编: 叶觉林

责任编辑: 侯福河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点石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齐 欣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印 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字 数: 255,000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054-0/I·031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现实主义系列



羊羽

1962 年生于上海。

1984 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大学、杂志社和报社工作。

1986 年开始发表小说。



西风古道



现实主义系列



目 录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一位现代城市少女的自述 …	(1)
宁 婴	(35)
秦 翠	(90)
某少女	(117)
在 P 城逗留	(158)
宴会上的爱情	(197)
牌戏无规则	(220)
城 门 上 的 血	(242)
梦	(254)
远方的人	(263)
后 记	(324)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一位现代城市少女的自述



这里是冷清的，昏睡的。生活不在这
里。生活在那边。沿着眼前的这条街，向左
边或者向右边，一直向前走。生活在那里。

但是，有的时候我仍然是喜欢这里的。
眼下，天下着雨，街道上阴沉沉的。偶尔有
一个人在屋檐下躲躲闪闪地走过。路两旁西
式的小楼房是另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另一
个时代在我偶尔闪现的想象中，也是阴沉沉
的。有时候我的心境很适合这里的气氛，我
很喜欢。而另一些时候我则烦躁不安，渴望
离开这里，投入不远处那色彩缤纷的、热闹



的人流中去。

我希望大街上出现某一个人。我正在寻找某一个人。我不知道他该是谁。

现在我孤零零地，注视着雨水无声地落到柏油路面上。水在路面上流动，泛着光。

但我也并不总是完全孤单。有时他们会来这里，在我对面站着，随便聊些什么。第一次他们都是畏畏怯怯的，慌里慌张，要寻找一些可疑的（后来就变成可笑的）借口。接着便常常来。他们的胆子渐渐大起来，总想讨我一点小便宜。他们说一些意义隐晦的、可以做多种理解的轻薄话。这没有什么。既然这带给他们那么大的快乐，我想就没有什么。他们从不真的动手动脚，所以我总是有安全感的。敢于动手动脚的男子不会到这里来，在我的面前呆呆地站上几十分钟。敢于动手动脚的男子大概在那些色彩缤纷的人流中吧。

我也常常穿上我的好衣服，到那人流中去走走。我的好衣服不多。时髦的衣服很快就变成可笑的了。这是令我伤心的事。我希望我们去郊游的时候，我穿着真正时髦的衣服，有一位男子陪伴着我，一位优雅陌生的人，他对我说：“今天你真棒。”

在傍晚时分他们走到我面前。在白天我却很少能看见他们。他们就像是某种生活在洞里的怕光的小动物似的，在傍晚时出现了。他们把上身伏在柜台上，没有头绪地胡扯。市场上的紧俏商品啦，自己搞外烟的门路啦（炫耀地点上一支万宝路），外国名星的轶事啦，自己从小到大的种种“英雄”行为啦。我总是很耐心地听着。有时候第二个来访者会对刚刚走开的第一个人发出一些小心眼的诽谤。那个家伙小时候偷过我的铅笔，十三岁时还要在被单上画地图。真的，只要出太阳，每天他的母亲都要晒被



子。有一次他被我打了一个耳光，响都不敢响。最后他稍稍放低嗓门，把头凑过来，神秘地挤挤眼睛，就像准备勇敢地侮辱我似的，满脸暗示的神情，说：他不行，他的那个东西不行。然后很得意很自信（装作很自信）也很满足地眯起眼睛，从眼角打量着我。我上早班时，有几次看见他们中的一位提着篮子，情绪低落地从我面前走过。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穿着睡衣睡裤的妇女。透过睡裤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被撑得窄窄的三角裤，让人担心它们会突然被撑断。我对这些人太了解了，倒不是说我讨厌他们。

可是今天连他们也没有出现。

“都是陌生人。带来的都是陌生人。”beill 兴奋地说，“想想看这会多么带劲。都是陌生的人！”

明天晚上，我一定会有一个很棒的陌生人。我对自己说。

我们叫丽丽“beill”。beill 实际上是“be ill”，就是“生病”的意思。

去年夏天我们去淀山湖游泳。污浊的湖水里插着许多脏兮兮的人体。丽丽的弟弟非常来劲地在水里折腾，钻到水下去捉住我的脚。我惊吓得大喊大叫，身体控制不住地倾斜了，浊水吞进了嘴里。他兴奋地打着水游开去，水花溅得周围的人全都闭紧了眼睛嘴巴。

他踩着湖底的烂泥上了岸，开始再一次怂恿他的姐姐下水。他姐姐摇着头表示不愿意。弟弟开始逗她，拉她，撒娇般地央求她。她仍然摇头。我站在湖边看着他们，担心着，心里怪她弟弟多事。她戴着太阳镜，坐在一棵小树下，很小的一块阴凉里，身边是一堆五颜六色的衣服。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蹒跚地从他们身



边走过。她弟弟被晒得微微发黑的瘦瘦的赤裸的脊背上淌着水，在太阳下闪闪发亮。

“你今天到底怎么啦？”最后弟弟不高兴地问。

“be ill (生病)。”姐姐不耐烦地大声吼，神色怪异，“I’ m ill (我病了)。”

“be ill. you are ill. you are a patient. (你病了。你是一个病人。)”弟弟受了惊一般从她身边跳开，满面疑惑不解，一边大喊着，一边向湖这边跑过来。他一脚踩进水里，溅起大片水花的时候，嘴里还在大声喊着：“be ill. be ill. (生病。生病)”

他开始怂恿我跟他一块儿游到远处的灯塔那里去。我说我害怕。他说有救生圈你害怕什么，再说有我在呢。他拍拍瘦瘦的然而很结实的胸脯。看着他的胸脯，我忽然有一阵冲动。他拉了我一把。我不由自主地跟他一起向外游去。

我双手抓住救生圈，把下巴搁在救生圈上，两腿呈青蛙状向后蹬着。他游在我的前面，一只手抓着救生圈，拖着我前进。他瘦瘦的身躯里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真使我惊讶。他的脚后跟不时地在水下擦过我的腹部。我注视着他的脊背。他的头仰着，头颈上的肌肉纠结成了疙瘩。水从他的肩上漫过来，顺着脊背滑下去。我下意识地抬起了右手，又猛然放下。我差一点伸手抚摸了他黑黝黝的脊背。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抓住救生圈的手放开了。“你看，灯塔不远了。”

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周围已没有什么人了。回头看湖岸，湖岸已退得很远，岸上的人变得很小，岸边的水里则挤满了人头。天空又蓝又大，低低的。一块云彩飘过来，投下一大片阴影，湖水顿时变得凉起来。我一激灵，下意识地抓紧了救生圈。



有一种与世界、与湖岸边的人们隔绝了的感觉。

他已经落到了我的左侧。现在他游两下，便用手掌推我一下。有时他推在我的背上，有时推在我的臀部。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开始呼吸急促，胸口憋闷，似乎堵上了什么东西。他又推了一下。我感觉到他瘦小的手掌摁在我半浮出水面的屁股上，停留在那儿。我的双腿的动作开始紊乱。有一种奇异的强烈的兴奋传遍全身。他的手稍稍握成半圆，很妥帖地趴伏在我多肉的臀部上。他轻轻地用了用力。我的腹腔的深处，最深处，有一股剧烈的痉挛般的悸动传递到全身。我忍不住了，我要小便。我小便了。我想说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几乎哭了，才好不容易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我要回去！

回去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他在前面拉着救生圈。我浑身疲乏极了，双腿无力地踩着水。我心里有一股莫名的怨恨。我恨极了。我真想咬谁一口！

他始终没有看我一眼，上了岸之后径直踉踉跄跄地向前走。我费尽全力才爬上岸，走到那棵小树旁，一下子便瘫倒了。我仅仅来得及意识到丽丽不在。接下来的一会儿（在我的感觉中像是很久很久）我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时，听见他在那一侧，嘴里喃喃地说着：“be ill. be ill. be ill……”

他姐姐回来时，我正好来得及恢复过来。

我问她：“你没有什么吧？”

“没什么。”她坐下来，把裙子的前摆拉到两腿中间。她面色蜡黄，面容憔悴。

我意识到我必须掩饰点什么。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拍了拍她弟弟，说：“起来，去买几瓶橘子水来。”

他坐起来，没头没脑地又说了一句：“be ill。”



我们看着他走开，互相对视一眼，都笑了。

一个月以前我们就策划这次游泳了。一个星期前他们姐弟俩就逼着父亲在机关里定好了车子。不幸的是今天早晨丽丽忽然发现自己的月经提前了几乎一个星期。小车在楼下响着喇叭催人的时候，她正哭丧着脸急急忙忙地找出卫生纸什么的，塞进包里，把她那条托人从深圳带来的漂亮的拉链式泳衣拖出包来，狠狠地扔到床上。她的弟弟在外面“嘭嘭嘭”敲起门来。她恶狠狠地说：“催魂哪！”她弟弟抗议似地又重重地敲了一下。传来了他咚咚跑下楼去的脚步声。

现在他捧着一大摞软包装的饮料回来了。他跪下来，把饮料放到铺在地上的塑料布上。他开了一包，递给他姐姐，说：“给你，be ill。”他又开了一包，递给我。这时候，完全不明白为了什么，我忽然感到非常非常的内疚。我几乎是讨好地冲他笑了一笑。

这都是去年初夏的事了。那天下午我们都没有再下水。太阳开始变得猛烈了。我们从车里取出了彩色的篷盖，一端缚在树上，一端用支架撑起来。我们躺在阴凉底下，不一会儿就都睡着了。我们睡醒时太阳已经偏斜，阳光蔓延到篷盖下面来，把我们赤裸的脚晒得生疼。

我们早早地回家了。

那以后我们就叫丽丽“be ill”。叫顺了口就变成了“beill”。到后来连丽丽的母亲也跟着叫她 beill 了。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虽然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回头一看，时间还是过得很快。想到这点，倒有些使我觉得宽心。一年前，我哥哥还没有结婚，我也还没有完全搬到丽丽家来住，虽然从小起，我就经常住在她家里。丽丽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现在在



某家市级医院做护士。她有漂亮的脸蛋和优美的体形，她的腿比芭蕾舞演员的腿还要匀称好看。她有营养充足健康美丽的皮肤。她有许许多多漂亮时髦的衣服、裙子、帽子、皮鞋、长筒丝袜、内裤和镶着精美花边的乳罩。她有一个好爸爸，轻工业局的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她有自己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她喜爱的各式各样的布娃娃、塑料娃娃、充气娃娃。有完全属于她个人所有的大彩电、录音机，和属于他们姐弟俩的录相机。而这一切我都没有。

她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弟弟。她的弟弟也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每次想到有丽丽这样一个好朋友，我总是感到宽慰。可是我仍然会时时感到，她所有的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当我们共同享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明明白白地意识到，它们并不是我的。

“所以，”当我按动电钮，关上卷帘式的店门时，我在想，“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一个棒棒的陌生人。”

“香港人”从小门走进店来，从胸前衣服里掏出一盘录像带。这正是我等了好几天的东西。他用撩拨的贪婪的眼神打量我，神秘兮兮地说：“绝对是带色的，X级，真刺激。哈！”我伸手接录像带时他一把抓住我。“喔唷喔唷，”我故意显得轻松地说，“算你有一盘录像带了，稀奇死了。”我需要这盘带子。他也明白这一点。我知道“香港人”是有“带色”的录像带的。他的父亲原是资本家。“文革”时他的父母都自杀了，他成了社会青年，在街道小厂里做板刷。“文革”后他的叔叔从香港来到大陆，找到了他。他又继承了退赔给他的父母的财产。可他仍然是那副畏畏缩缩见不得人的样子，精瘦瘦的，像个瘪三。在我上中班的时候



候，傍晚他总是会到小店前来站站，卖弄地叼着外烟，大谈香港如何如何，伦敦如何如何，纽约如何如何，就好像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一样。一有别的人来，他便立刻鬼鬼祟祟地溜走了。他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他是站在小店前说那些隐晦的话说得最多的一个，而每一个继他而来的家伙则全都要对我暗示一番他“那个东西不行”，然后便得意地瞧着我，好像已经占了我什么便宜了一般。他们不知道，我在心里一概把他们称作“阴阳人”。

但是我现在需要这盘带子。我挣了两下，没有挣脱，便用脚把小门踢上了。狭小得转不过身的店堂顿时黑暗一片。“快点！”我说。我需要这盘带子，这是出于我的自尊心的需要。我需要向丽丽证明我也是有点办法的，能搞到一些东西的。我需要在丽丽面前的心理平衡，虽然我明白丽丽不是个俗气的人。“快点！”我说。

“香港人”急巴巴地伸手抱住了我，嘴凑了过来在我脸上乱亲。黏黏的口水沾在我的脸上，使我恶心。他的手开始慌慌张张地乱摸，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想摸到前面来。我一巴掌打开了。他把手从我的腋下伸过来，狠劲地捏弄我的乳房。“轻一点，”我说，“你把我弄痛了。”他又抱住我，把身子紧挨住我，哆哆嗦嗦地蹭动起来。我一只手在胸前抱着录像带，另一只手握着手帕轻轻地擦脸，在黑暗中看着他慌慌张张的动作，感到又滑稽又恶心。他喘起来了。喘了很短的一会儿，他叫了一声，身子无力地颤动了一阵，便瘫倒在身后的柜台上。

我开了灯，看看裙子是否被弄脏了。我在货架上拿了包餐巾纸，打开，抽出几张，擦了擦裙子上那一块稍稍有点湿的地方，然后打开小门，冷冷地说：“你快走吧。”

他低着头，避开我的视线，像一只老鼠似的无声地溜走了。



我整理了一下衣裙，熄了灯，关好门，也走了。

出了门之后，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向左走，去坐 42 号车要方便许多。但我还是向右走了。我去搭 17 路车。车站上拥挤不堪。我站在人群的后面离开他们两三米远。

看着这些焦躁不安的动物，我真想笑。老大爷老大妈们，还有叔叔阿姨，念念不忘要给女人穿上贞节裤，要从精神上给男人们去势，一看到报上说要打击淫秽出版物什么的，便兴高采烈得不行，有人说了个“性”字，便夸张地捂住耳朵叫嚷“不得了”了，深恶痛绝，简直要吐了，一副精神分裂歇斯底里状。他们是怎么搞出这满大街的双性小动物的呢？莫非是捂豆芽那般捂出来的？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车，人们蜂拥而上，在车门前堵成了蠕动着的一团。

我放弃了坐车的打算，准备索性一路溜达过去。

宾馆门口聚着不少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我在路对面站住，想观察一下。

一位穿白色超短裙，涂着浓重的口红和眼影的少女扭着胯走过来，在路灯下站住，左右张望一下，抬起手看了看小金表。

梧桐树浓重的阴影里走出两个男子，走到她身边问：“小姐，跳舞吗？”

她抬起眼皮来看看他们。

我也偷偷地仔细打量他们。这两位显然是发了财的个体户，烫得翻卷的头发和上百元一件的 T 恤仍然掩盖不住神态中的猥琐之气，握着舞票的手指上戴着镶宝石的戒指，他们不是我盼望的那个陌生人。



“改日吧。”那位少女不冷不热地说，同时给了他们一个迷人的微笑，高跟鞋踩得咯咯响，仪态万方地走过马路去。

两个男子骂骂咧咧地从我的身边走过，走进那一片树阴里去。他们没有搭理我，就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的存在。我像被烫着了似的赶紧走开，满心懊恼，虽然他们不是我向往的陌生人。

“我不在乎他们。我瞧不起他们。”我一边急急地走，一边不住地对自己说。

在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在一个街角站住，懵懵懂懂地不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不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待我醒过神来，心里酸酸的全是苦水。我抬头看那扇熟悉的窗户。多少次了，我不知不觉地走到这里，痴痴地看着头上的这扇窗户。但自从表哥结婚之后，我已经有三年没再走进这间屋子。开始时是没有勇气，而现在则是没有欲望。表哥现在总是萎靡不振，整天沉迷在麻将之中。从前的那个聪明潇洒、热爱尼采、热爱肖邦和梅西爱、能够勇敢地保护我的表哥到哪里去了呢？

在浓浓的黑暗中我呆呆地站了许久。我的心完全被绝望侵蚀了。

我们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大概是意大利语。我们默不作声地看着。屋里黑乎乎的，窗帘也拉上了，只有墙角的电视屏幕上闪烁地发出艳丽的光芒。我感觉到喉咙口紧张得很，又干又涩，老想咽口水。丽丽坐在我旁边，一个劲地动身子，好像什么东西总在妨碍她，使她不自在。现在屏幕上那位年轻美丽的家庭女教师正在上楼梯，她穿着白色的短裙，裸露着美丽健康令人羡慕的大腿。她渐渐走到高处去。然后镜头开始移动。我们看到楼梯底下，那个男孩趴在暗处，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家庭



女教师。丽丽又一次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

虽然听不懂语言，我们还是能猜出大概的情节。一个三口之家来了一位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开始时男主人和小男孩都不喜欢她。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男主人和小男孩都被她迷住了。这使女主人陷于一种尴尬的处境。女主人嫉妒丈夫与女教师的亲密关系。而丈夫则对女教师与自己的儿子之间的随便亲近大为吃醋。然而这一切情节都不是很要紧的。片子着力渲染的是一些具体的场面和强烈的乃至畸异的感觉，满是令人兴奋的男女裸体。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金发的八九岁的小男孩对性的好奇探究使我激动不已。

现在是早晨。铃声响了。女主人睁开朦胧的睡眼看了看钟，赶紧起床。女教师在楼上窗口看着女主人提着包匆匆出门，钻进了小车。小车无声地驶走了。她穿着睡衣走进了主人的卧室。男主人困难地睁开眼睛。镜头很近地拍出男主人脸部的皱纹和毛孔以及搁在被单上的粗壮多毛的胳膊。透过他的眼睛，画面一片模糊。然后慢慢清晰了。女教师站在画面中央，缓缓脱去了睡袍。她健壮完美的肉体毕露无遗。我屏住了呼吸。我奇怪地发现女性的裸体比男性裸体更加令我激动。男性裸体使我感到不舒服，而女性裸体则激起我强烈的欲望。丽丽在我旁边轻轻哼了一声，就像她被人扼住了脖子一般。男主人冲着女教师张开了双臂。她走上前去。现在看到的是她的背部。她弯下腰，伏到男主人的怀里。整个画面被她的腰和硕大的臀部占据了。一只多毛的大手从她的背部抚摸下来，缓缓地滑到她的屁股上，停住。她的身子动了一下。大手继续动起来，她的屁股在我们眼前剧烈地扭动起来，同时响起了她响亮的叫唤呻吟声。

有人敲门。屋里的空气凝固了。过了许久，丽丽才艰难地说



出两个字：“是谁？”声音又轻又沙哑，好像她忽然之间得了重感冒。她站起来走过去把电视机关了。我注意到她走路的姿势有点不自然。

是丽丽的弟弟。

“我们睡觉了。干什么？”

“嗯，那个录像带，给我看一下。”

“不行。”

“那么小气呀？”

“不行！”

“不行！”他学着丽丽的腔调重复了一句，又愤愤地说，“I'm ill。”

重新打开电视时，画面上是那个小男孩躲在楼梯拐角，看着女教师赤裸着身子走出他父亲的房间。女教师走进了浴室。小男孩迅速地爬上楼梯栏杆，从浴室的气窗向里张望。镜头缓缓地向里推。现在重又看到那充满诱惑的女性裸体。我再一次激动起来。丽丽的手伸到我的背后，搂住了我。开始时她有点犹豫，很快地就显得自然从容了。她整个身子伏在我身上，我清晰地感觉到她柔软的肉体。隔着薄薄的睡衣她轻轻抚弄着我的乳房。

我们扔下书包，嘻嘻地笑闹着走进丽丽家的浴室。丽丽家里有一间大大的浴室，几乎跟我家的房间一样大，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白色瓷浴缸，还有一只白色的抽水马桶。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而高贵的。正因此我和丽丽成了好朋友。除了我之外，丽丽在班上一个女友也没有。那时候的丽丽长得很难看，满脸雀斑，说话结结巴巴，而且开始在脸上长出红红的会化脓的疙瘩。我因为和丽丽要好，也遭到了孤立。这使我俩更好了。没有其他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感到寂寞。我们有一些秘密的令人兴